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彌沙塞 上
宋罽賓三藏佛陁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之五衣法下
尒時舍衛國猶遵舊典不與一切異姓婚姻波斯匿王貪其氏族自恃兵強遣使告言若不與我婚當滅汝國諸釋共議當設何方免彼凶虐而不違我國之舊典僉曰正當簡一好婢有姿色者極世莊嚴号曰釋種而以與之如議即與波斯匿王備禮娉迎後生一男顏貌殊絶勅諸相師依相立字諸相師言王本以威而得其母依義應當字曰琉璃至年八歲王欲教學作是念諸藝之中射為最勝閻浮提界唯有釋種佛為菩薩時射一由旬又一拘摟舍釋摩南射一由旬最下手者不減一拘摟舍當今吾子就外氏學即勅大臣子弟侍從太子就釋摩南請受射法
尒時諸釋新造大堂共作重要先供養佛及諸弟子然後我等乃處其中琉璃太子與其眷屬輙入遊戲諸釋

見之瞋忿罵言下賤婢子我不以汝
為良福田去何世尊未入中坐而欺
在先琉璃太子即大忿恨勅一人言
汝憶在心我為王時便以白我即便
出去諸釋於後掘去堂土更為新地
然後請佛及僧於中設食演說妙法
琉璃太子知射法已還舍衛城少年
之中便紹王位先共學人皆居要職
昔受教臣便白王言王憶某時諸釋
罵不王言我憶臣復白言今不報之
復欲何待王聞其語即嚴四種兵往
伐諸釋世尊聞之即於路側坐無蔭
舍夷樹下王遥見佛下車步進頭面
礼足白佛言世尊好樹甚多何故乃
坐此無蔭樹下世尊荅言親族蔭樂王
知佛意愍念諸釋即廻軍還如是再
反彼臣又復如前白王王便嚴駕往伐
諸釋佛知諸釋宿對叵避便止不出
諸釋聞琉璃王來伐其國亦嚴四兵
出相御逆去一由旬以箭射之或徙耳
穿中過或斷其髮鏟髮令盡顯眉無
餘及諸戰具一時断壞而不傷肉琉
璃王問左右言諸釋去此近遠荅言

去此一由旬王大怖言軍鋒未交已
尚如此若當相接吾軍敗矣不如反
國萬全為幸時彼一臣白言釋種皆
持五戒寧失身命終不害物王但進
軍勿憂喪敗王即從之勑軍進前釋
種還城閉門自守琉璃王遣使語言
若即開門當有免者若吾攻得不赦
一人時目連聞琉璃王欲攻舍夷白
佛言願佛聽我化作鐵籠籠彼大城
佛告目連汝雖有神力何能改此定
報因緣佛以此義即說偈言

夫業若黑白　終不有腐敗　雖久要當至
還在現前受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得免宿命殃　報應之所牽
无近遠幽深　自然趣其中　隨處无不定

尒時諸釋見彼軍盛或言開門取全
或言以死固守紛紜不定便共行籌以
少從衆時魔波旬在開門衆中七反
取籌開門籌多即便開之琉璃王得城
已宣令三軍一切釋種皆悉煞之若非
釋種慎勿有害三億釋聞皆捉蘆出
言我是持蘆釋屯門者信放令得去
於是釋摩南到琉璃王所琉璃王以為

外家公白言阿公欲求何願答言願
莫復煞我諸親王言此不可得更求餘
願又言願從我沒水至出於其中間聽
諸釋出凡得出者不復煞之琉璃王
作是念水底須臾何為不可即便許
之釋摩南便解頭沐沒以髮繫木中
樹根遂不復出王恠其久使人入水
看之見其已死髮繫樹根以此白王
王便歎言乃能為親不惜身命即宣
令三軍若復有煞釋種者軍法罪之
時諸比丘聞琉璃王誅煞舍衛國人
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琉璃王愚癡
却後七日當受害學人罪其眷屬大
小亦俱併命琉璃王聞佛此教心念
佛無空言餘苦尚可唯畏火燒即與
眷屬乘船入阿夷河七日期至水忽
暴漲於是覆沒一時死盡諸釋破
滅之餘被剥赤肉到諸比丘所語言
我是釋種世尊親族願乞少衣諸比
丘不敢與作是念佛未聽我等與諸
釋衣以是白佛佛言聽與復有五戒
優婆塞被剥未至諸比丘所借衣諸
比丘不敢借語言佛未聽我等借優

婆塞衣以是白佛佛言聽借若還應
取若不還則與時跋難陀為安居施
故二處結安居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二處皆應各與半分時諸比丘在
路行不収攝衣曳地汙裂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應作囊盛
諸比丘作囊太長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尒極長使前至齊後至腰諸比丘
以貴價物作衣囊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尒應用麤物作有諸比丘在路行
趣倩人擔衣亦趣為人擔或自失衣
或失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若
倩人擔衣應先出示若為人擔衣應
出看之諸比丘盛衣囊中縫合其口
欲取艱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應
作帶繫若非常須亦聽縫之諸比丘
舉欽婆羅劫貝衣各著一處生虫嚙
壞以是白佛佛言應以劫貝間欽婆
羅然後用屈尸羅香郍毗羅香青木
香如是諸香辟虫者著中諸比丘後
取衣不復識以是白佛佛言應題名
作幟若比丘舉衣經十二年不還取
者應集僧平價作四方僧用若彼比

丘後還以四方僧物償若不受者善
時阿難得施衣不須爲舍利弗受即
使一比丘持衣與之彼比丘作是念
舍利弗幸多供養而我無衣我今當
作同意取即便著之後生疑以是白
佛佛言彼雖爲受而未是已捨若於
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非善取受
持若於所受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
取受持阿難復得腰繩不須爲阿那
律受亦使一比丘持往語言此繩已
屬阿那律彼比丘亦如上念取後生
疑以是白佛佛言彼言已屬阿那律
是爲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
受持是善取受持若於能使比丘作
同意取受持非善取受持
時諸比丘不著襯身衣披僧被汙泥
不淨爲鼠齧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尒犯者突吉羅
時六群比丘作襯身衣大小如僧祇
支或如泥洹僧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尒應三種作上者從覆頭下至踝舒
覆左手掩令等浸中者從覆頭下至
半脛舒覆左臂掩等至腕下者從覆

頭下至膝舒覆左臂掩等半肘諸比
丘不以襯身衣通覆右肩而通披僧
被汚泥不淨為鼠所齧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尒
有諸比丘受經時問訊和尚阿闍梨
時披僧被偏袒垂地或夜起行不能
收攝亦委於地泥土汙之以是白佛
佛言受經問訊應偏袒舉使離地
夜起時應收攝通披勿令汙泥諸比
丘者僧被裂不補治以是白佛佛言
應補治不知誰應補治佛言若冬四
月夏三月用者應治
有諸比丘於阿練若處住去時不舉
僧卧具致使爛壞以是白佛佛言應
寄聚落中若無寄處應還作房主若
有疑畏聚落人民皆悉移去亦應運
持至安隱處諸比丘不隨後視卧具
致有零落以是白佛佛言應隨後看
既到安隱處彼諸比丘不與房住亦
不與房安諸衣物以是白佛佛言皆
應與之若先處不復立應即在住處
用之若後還立應持餘者還若已盡
無餘彼處比丘應少多分與有諸比

丘以此房卧具於彼房用諸房主識
呵言云何以我房物於餘房用此則
不與取也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有
諸客比丘欲問訊師及受經者住房
卧具至彼房房主比丘不聽以是白
佛佛言應先語本房比丘若聽者善
若不聽亦著持去若於彼遠行應送
還本房有諸比丘着僧衣入温室及
作食處入僧中食及左右便利烟熏
汙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有諸病
比丘須著至諸處不敢以是白佛佛
言有病聽著至餘處但愛護之唯不
得著大小便利
時六群比丘著上下衣持廣五搩衣
皆當三衣而入聚落諸比丘見問言
世尊不制不著三衣不得入聚落耶
六群比丘即以衣示亦言此是我三衣
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
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不應尒犯者突吉羅從今聽
作上中下三衣如襯身衣量
有一住處僧得可分衣一比丘持至

戒壇上獨取受持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尒犯者突吉羅現在僧應分有一
上座比丘與諸比丘遊行人間其中
有客有舊得可分衣少不足分以是
白佛佛言舊比丘應語客比丘言長
老此衣少不可分客比丘若言并持
相與應取若言乃至一縷亦不相與
便應共分客比丘語舊比丘亦如是
有比丘取覆塚衣塚主失衣借問誰
取我覆塚衣有人答言諸比丘取便
瞋呵言諸比丘偷我先人衣諸長老比
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聚落
移去於後有者聽作糞掃衣意取有
諸比丘取神廟中幡蓋亦如是有諸
比丘往鬪戰處取死人衣軍人識呵
言此諸比丘欲令我等多煞人諸長
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有
諸比丘少知識欲鬪戰處取死人衣
不敢往以是白佛佛言聽軍人去後
取有諸白衣軍人去後収斂骨肉尸
喪見諸死尸悉被剥脫不可復識便
識呵言去何比丘剥我親里衣若有
衣者便應可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聽無人見時取至煞人處取衣亦
如是有諸比丘取死人衣不壞作比
丘衣畜諸白衣見言此是我親里衣
便向啼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
速壞作比丘衣畜若鐵器應速用作
大小鉢户鉤諸所須物有一家大富
賊劫之不能盡持去留藏糞掃中後
還欲取晝日未敢進遥伺望之有比
丘拾糞掃衣到彼藏物處見衣角出
便取之賊還語言大德莫取我物遭劫
家聞識是賊縛送官中官即煞之賊
被縛時作是語若比丘不取我衣彼
何由識我是為比丘煞我非是彼人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舉時重不應
取有諸比丘於街巷中視地而行諸白
衣見或言覓錢或言覓糞掃衣有一
外道弟子以衣裹錢著道中比丘見
拾取便語衆人言諸比丘果是覓錢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街巷
中裹物有一比丘為衣故至塚間見
一新死女人頭前有函比丘謂是
空函便取持歸到所住處開視見有
諸嚴身具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

取時應先開視若不視取突吉羅有
諸比丘與外道共道行爲賊所𢇁比
丘便取其衣不壞色作比丘衣餘外
道見之言此是我親里衣諸比丘以
𢇁而取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取若已取即應壞色作比丘衣有諸
比丘少欲知足不受他家施衣諸居
士作是議我等何方令彼比丘受我
施衣正當裂破火燒處處著街巷中
伺其入聚落時語言汝看左右若有
所見取之即如議作彼比丘見作是
念我等不受家施衣必是諸居士爲
我等作此以是白佛佛言應作糞掃
想取有一比丘命過諸比丘仰著中
庭不以衣覆露其身體男根脹起諸居
士見譏呵言沙門釋子不修梵行乃
使男根如此之大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仰露應以衣覆犯者突吉
羅有一肥大比丘命過諸比丘舉著
生草上膖出流湯𢇁諸生草諸外道
見譏呵言沙門釋子自云慈念而令
云何傷𢇁生命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著生物上應埋若火燒若著

石上
有一比丘水所漂然衣鉢挂著界内
樹枝諸比丘見謂入僧界内應屬僧
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作糞掃衣
取諸比丘不知有幾種糞掃衣以是
白佛佛言糞掃衣有十種王受位時
所棄故衣塚間衣覆塚衣巷中衣新
嫁女所棄故衣女嫁時顯節操衣産
婦衣牛嚼衣鼠齧衣火燒衣
時諸比丘著光色衣白衣譏呵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著光色衣犯者突吉
羅有比丘畜不滿五肘雨浴衣以是
白佛佛言雨浴衣不應減五肘犯者
波逸提時諸居士於安居内為兒女
剃頭故以衣施僧諸比丘受已欲迴
為安居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此
名隨事施現在僧應分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先所受三衣不捨更受餘
衣以先所受衣淨施及施人後憶白
佛佛言得名更受亦名淨施施人但
不捨得突吉羅時諸比丘有尼薩耆
衣未捨未悔過而為火所燒水所漂賊
所奪失壞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此

即名捨但應作波逸提悔過時諸比
丘畜衣不以淨施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尒犯者突吉羅有一住處衆僧得
錦施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應受迴莊嚴塔若作塔用若僧用
有一住處僧欲分衣有少欲比丘不
受分而須腰繩禪帶帽漉水囊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言應與既與復索以
是白佛佛言分物時應先問汝受分
不若言受應等與若言須腰繩等應
三分與一若復索不應與有一比丘
有拘攝四方僧有僧伽梨欲貿易之諸
比丘不敢與以是白佛佛言聽易若
拘攝價多僧應倍與比丘若僧伽梨價
多比丘應倍與僧若貧無物可倍與
僧而必是少欲知足亦聽與之餘衣
亦如是時離婆多比丘苦脚冷從一
婆羅門乞裹脚欽婆羅衣既乞生疑
世尊制戒不聽我等從非親里乞衣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如是因緣
聽乞所應受持衣若護蹲衣護膸衣
護頭衣拭手面身體巾等時諸比丘
於僧四方僧及塔不同意人邊皆作

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介於
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若弟
子及諸同意人邊乃得作同意取
有諸比丘未命過處分衣物言我
死後以此衣物施某甲以此衣物作
如是如是用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介
犯者突吉羅與不成與用不成用時
阿難常出入蓋夷力士家後往不在
作同意取貴價劫貝尋生疑悔作是
念佛未聽我等於白衣作同意取衣
以是白佛佛言亦聽於白衣作同意
取衣時諸比丘離雨浴衣不知浴時應
著何衣以是白佛佛言有五因緣得
離雨浴衣不雨不疑雨不渡水食病
時作未成有五因緣得留僧伽梨雨時
疑雨渡水食病時作未成有一住處
僧欲分衣有客比丘來諸比丘得分
少不欲分以是白佛佛言乃至得一
腰繩直應分若少不足分應白二羯
磨與一無衣比丘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今併與某甲
比丘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
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乃至若不忍

者說僧巳與其甲比丘衣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

五分律第三分之六皮革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摩訶迦旃延在阿
濕波阿雲頭國波樓多山中住彼國有
長者名沙門億耳信樂佛法常供給
諸比丘見法得果受三歸五戒恒入
僧坊聽受法教時沙門億耳屛處自
念如佛所說在家染者不能廣修梵
行出家无著猶如虛空我今何不於
無為法中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念巳
晨旦到迦旃延所頭面礼足具宣所
念欲求出家受具足戒迦旃延言在
家染著誠如汝言但出家營節淨修
梵行獨坐樹下常應一食汝本富樂
此事甚難億耳聞巳便歸其家如是
至三見其意至便與出家彼國无有
十衆作沙弥經歷六年迦旃延乃以
神通力於餘國集十衆授具足戒億
耳受戒巳念言我聞如来應供等正
覺而未奉見今當往詣問訊世尊念
巳到迦旃延所頭面礼足白求詣佛迦
旃延言甚善隨汝喜宜知是時可
以吾名問訊世尊復以五法白佛一

阿濕波阿雲頭國无有十衆億耳作
沙弥經歷六年不得受具足戒迦旃
延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僧然後得受
願世尊聽此國不滿十衆得受具足
戒又此國多有沙石棘刺願聽此國
比丘畜重底革屣又此國皆以皮敷
地作坐卧具願聽此國比丘以皮敷地
又此國人日日洗浴願聽此國比丘
日日洗浴又有比丘寄衣與餘方比
丘衣未至有比丘語所與比丘比丘
生疑恐犯長衣願為除其此疑於是億
耳受教而去既到佛所稽首佛足宣
和尚問訊佛語阿難汝為此客比丘敷
卧具阿難念言佛欲與此比丘共宿
故令我為敷卧具即於佛房而為敷
之佛與億耳共一房宿初夜中夜默
然无言至後夜時佛作是念此族姓
子威儀調伏當令說法便語言汝可
說法億耳受教即說十六義品經說
已默然而住佛言善哉彼國人語皆
如此不荅言有勝我者又問汝何以
久住彼國不来見我荅言我早知欲
之過患有因緣故不得早来尒時世

尊因說偈言

見世之過患　身自依法行　賢者不樂惡
爲愚不樂善

於是億耳作是念和尚勅我以五法
白佛今正是時便以白佛佛過夜已
集比丘僧告億耳汝可更說迦旃延
所白五法億耳即更說之佛種種讚歎
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
從今聽阿濕波阿雲頭國及一切邊
地少比丘處持律五人授具足戒亦
聽有沙石棘刺之處著重底革屣
亦聽有皮革處作皮敷卧具亦聽有
須浴處日日洗浴若比丘寄衣與餘處
比丘比丘雖先聞知衣未入手不犯長衣
尒時諸比丘作種種形種種色革屣
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異形異色革
屣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作馬皮象
皮人皮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
若用人皮偷蘭遮若馬象皮突吉羅
時跋難陀常出入一牧牛家著衣持
鉢往到其舍彼有斑色犢子跋難陀
諦視生念欲得此皮作敷具主人問
言何故諦視此犢荅言此犢斑色可

愛耐可作敷具彼即白言大德常料
理我家豈惜一犢而不相與即於犢母
前殺而與之跋難陀得已持還僧坊
犢母隨後悲鳴逐之諸比丘問言此牛
何故悲鳴逐汝荅言不知又問此牛
逐汝不逐餘人云何不知乃具以事
荅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從今不聽畜一切皮諸比丘後
須小小皮而不敢用以是白佛佛言
聽用小小皮作物有諸比丘從外還
徒跣上僧臥具汙泥不淨以是白佛
佛言聽著出入革屣有老病比丘於
恐怖處共伴道行遲不相及諸伴語
大德速行勿使被剝荅言我等老病
不能行伴言此有象馬驢騾駱駝車
牛可騎乘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
言從今聽老病比丘騎乘但不得乘騎
雌畜生有諸白衣以皮舉施僧諸比
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去皮
以餘衣代有諸白衣以皮舉別施上
座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亦聽私受

去皮如上法諸上座老病比丘欲乘
轝入聚落不敢乘以是白佛佛言聽
不知使誰轝之以是白佛佛言使淨
人轝有諸比丘於恐怖處欲渡水無
船有牧牛人駈牛渡水語言可捉牛
尾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聽捉
時六群比丘捉牸牛尾渡水以手刺
其瘡中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捉雌畜
生尾渡水有諸比丘欲渡水亦无畜
生可捉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
縛草木作栰自令聽諸比丘畜浮
囊若羊皮若牛皮作僧及四方僧皆
應畜

佛在王舍城尒時瓶沙王摩竭鴦伽
二國有四万二千聚落彼諸豪傑无
有不信佛法僧者唯除瞻婆城中有
長者子名首樓那其人大富有二十億
錢時人号曰首樓那二十億是人生
便受樂手脚柔軟足下生毛瓶沙王
作是念我界內唯有二十億未信佛法
我當云何令彼信樂我若自往當大
驚怖若呼召之必生疑畏正當通命瞻
婆城中六十家諸豪傑覲王子皆因

此相見誨以道法念已即便呼之時
諸親族皆白王言二十億未曾履地
足下生毛如人頭髮不堪恭到願王
特賜停此一人王言可乘爲馬車舉
荅言其身極軟亦不堪之王言令王
子婿必宜相見聽汝親族盡自致方
親族共議唯當鑿渠通舩日行數里
乃可不勞恭王命耳便共以此致之
到王舍城親族白王二十億今始得
至願聽如家法王言家法云何荅言
以衣敷地行上昇之王言可尒即勑
為敷又為敷細軟衣為座令坐其上
王問言汝足下實生毛不荅言實尒
大王王言我欲見之荅言願使可信
人看王言我欲自見荅言願聽舒脚
王言可尒即舒脚亦王果如所聞光
曜王目不得熟視生希有心念言我
國乃生如此大福德人顧視左右先有
三大居士并二十億為四問言汝各
有幾財得為居士第一人言我錢有
十三億第二人言我有十四億第三
人言我有十四億又有一無價摩尼
珠二十億言我有二十億復有五百

摩尼珠一摩尼寶林王問二十億汝
所從得此答言此寶非父餘財亦不
營得我於高樓上眠眠覺便在我前王
聞此語信生希有復作是念此人福
德唯佛當知餘无能了即便嚴駕出
詣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二十
億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林從何
而來佛言此人先在忉利天有五百
天女極相愛樂從彼來生天女皆念
我等天子今於何生以天眼觀見生
在此各持一摩尼珠及先所卧寶林
化令彌其令身著前而去王聞佛說
礼畢退還集瞻婆城六十豪傑語言
我今令二十億為彼城中最大居士
汝等宗之復語二十億及六十人等
我為汝王以法治化已與汝等作現
世利益今佛世尊在耆闍崛山各可
往彼求後世利受勅皆往時長老娑
竭陀於山中盤石上經行諸居士到
其所語言大德為我白佛瞻婆城二
十億及六十居士欲問訊世尊娑竭
陀於盤石上居士前沒踊出佛前具
以白佛佛言汝可先去於盤石上敷

座吾尋後往受教於佛前沒踊出盤
石衆居士前爲佛敷座佛以常威儀
步行後至諸居士念言此比丘有大
神力出沒盤石猶如入水咸共恭敬
而惕世尊世尊既至就座而坐諸佛
常法先使發歡喜心然後說法佛語
娑竭陁汝起扇佛受教起扇須臾現
種種神變如優爲迦葉還在佛前稽
首礼足白佛言佛是我大師我是佛
弟子如是三返已復坐本位於是諸
居士作是念弟子神力猶尚如是况
於如来應供等正覺便迴心注仰佛
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乃至苦集
盡道皆於坐上得法眼淨受三歸五
戒二十億從坐起跣足至佛前稽首
作礼佛便微笑娑竭陁作是念佛何
因緣笑念已從坐起偏袒右肩䠒跪
白佛今何因緣而發微笑佛語娑竭
陁此二十億九十一劫来始今足蹈
於地又問二十億何因緣九十一劫足
不蹈地佛言過去世時有佛世尊出現
於世名毗婆尸父王治城長十二由
旬廣七由旬多諸人衆安隱豐樂彼

佛與大比丘僧六万八千人俱皆是
阿羅漢於彼止住其王日日請佛及
僧於宮中食時大衆中有一人名脩
𣧑賖共衆人往詣王所白言王令作
諸功德願聽我等亦得豫之王言今
佛僧衆有六万八千人恐汝等不辦
或更惱僧復白王言我自堪辦願必
聽許王言大善猶恐不辦勅作食如
常彼若不周當以足之於是諸人設
供過於王食如是多日王所作食竟
不復設脩𣧑賖次應設供使人掃
路更以細軟土塡香泥泥之兩邊竪
八十寶柱以雜色摩尼珠置於柱頭
懸雜色幡張雜色幔弥覆路上處處
路上安種種漿於家數六万八千座一
比丘坐一座各以五百金羹而供養
之一一比丘施刧貝二張草屣一緉
復爲四方僧作一房地敷卧具皆悉
妙好尒時脩𣧑賖者今二十億是從
是已後受天上人中福等无有畢若
今不見我者足猶不蹈地
時二十億䠒跪白佛願聽出家受具
足戒佛言父母聽汝未答言未佛言

父母不聽不得出家荅言我當還家
啓白父母佛言大善今正是時於是
二十億礼佛足右遶還瞻婆城白其
母言我今欲出家學道母言止止何
緣出家我唯有汝死尚不欲相離如
何生離今我財物珎寶奴婢田宅无
有限齊可恣意作福受五欲樂苦請
至三然後聽許前礼母足右遶三匝
還詣佛所頭面礼足䠒跪白佛母已
聽許願便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
比丘來出家受具足戒廣修梵行我
善說法能盡苦源說是語時二十億
鬚髮自墮僧伽梨著身鉢盂在手出
家不久於尸陁林精進經行足傷血
流烏隨啄呑二十億作是念佛弟子
中精進無勝我者而今未得盡諸苦
源我家幸多財寶亦可反俗快作功
德佛知其念從耆闍崛山來下見烏
啄呑其血問阿難何故有此血烏竟
啄之荅言二十億於此經行足傷血
出世尊便往到其所問二十億汝實
作是念不荅言實尒世尊佛復語言
我今問汝隨意荅我汝在家時善彈

琴不答言善又問琴弦急時聲調好
不答言不好又問琴弦緩時聲調好
不答言不好又問云何得好答曰不
急不緩然後乃好佛言於我法中亦
復如是太緩太急何緣得道若精進
處中不久盡苦二十億聞佛說已即
於經行處漏盡無餘世尊以二十億
足下傷破告諸比丘今聽二十億著
一重革屣二十億白佛言世尊我捨
二十億錢五百摩尼寶珠一摩尼寶
牀二十夫人無量婇女若著一重革
屣人當識我捨如此財寶而猶貪受
一重革屣世尊若聽一切比丘著者
我當著之佛便讚歎少欲知足讚戒
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
著一重革屣
有諸比丘著兩重革屣以是白佛佛
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時六群比丘著
革屣在和尚阿闍梨前後經行有餘
比丘亦皆效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和尚阿闍梨前著革屣犯者
突吉羅有因緣於和尚阿闍梨前著
革屣无犯若地有棘刺若地有刺脚

草若地有沙石若病時若闇時時諸比丘著金銀為手石屐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如王大臣常說少欲知足而今奢貴無度无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不聽著如上屐犯者突吉羅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著皮革屣臭爛虫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作婆婆草迦尸草文柔草鳩尸草等屐諸比丘著水從下出潰脚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生皮底下有諸比丘畜著木屐木屐於僧坊內行作聲亂諸比丘坐禪復有一比丘著木屐下利夜蹹蚿虵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不聽著木屐木屐犯者突吉羅聽於三處著非行來屐大便處小便處洗手脚處有諸比丘著兜羅貯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革屣皁破脚指以是白佛佛言聽以軟物貯鼻有諸比丘脚跟劈裂以是白佛佛言聽以熊膏塗熊皮裹時

畢陵伽婆蹉常一心行不覺蹴脚指
破佛見之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
著富羅諸比丘作難大深諸居士譏
呵言此比丘所著富羅如我等韡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深作難聽至踝上有
諸比丘作難如韡諸居士譏呵如上
以是白佛佛言應關前有諸比丘著
晝草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犯者
突吉羅若得聽壞色著
時離婆多在陀婆國人間遊行遇寒
雪脚凍瘃還到祇洹頭面礼佛足却
坐一面佛問言脚何故尒具以事荅
佛問彼國人頗有所著不荅言彼國
人著富羅著革屣佛種種讃嘆少欲知
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
雪寒國著富羅著革屣若彼國更有所
著聽隨意著之有諸比丘雪寒中行脚
凍壞以是白佛佛言聽用酥塩熊膏塗
以熊皮作韡有諸比丘在道行不知
用何物盛粮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羊
皮牛皮麞皮及刧貝作橐有諸比
丘以盛食汙泥白佛佛言應淨浣諸
比丘便浣皮橐爛壞垂生白佛佛言不
應浣皮橐應反揩拭若淨善若不淨勿

復畜有諸阿練若住處比丘畜皮敷具
諸惡獸鬪氣来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
白佛佛言於阿練若處不應畜皮敷
具應持與聚落住處以藉函梯道有
比丘在佛後判判脚不能行諸居士
見語言大德佛去已遠何不駛行荅
言判判我脚不能行諸居士言能著
鞊不比丘不敢著前至佛所白佛佛言
聽著有比丘於塜間得革屣復不敢
取以是白佛佛言聽取有諸比丘得
種種形色種種皮革屣不敢取以是
白佛佛言除人馬爲皮餘聽取壞本
形色若形色不可壞於僧坊內著不
得出外有諸比丘得新革屣不敢受
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應令淨人著行
七步然後著之有諸比丘革屣富羅
及屐破壞不知令誰補治以是白佛佛
言應借人補治若無人比丘能自補
亦聽畜大小錐大小刀縫皮綖有諸
比丘爲破見比丘補治革屣等物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爲如此人作應爲
慚愧欲學戒者作諸比丘不知用何
物安皮作具以是白佛佛言聽皮囊

咸之
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 第二十九張上